方術傳第七十二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殷馨

廖扶　折像　樊英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

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殷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府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文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昊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大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粮食益兵遠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陰爲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爲日者挺專卜筮楚辭

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挺音大寧反須史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史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爲孤也對孤爲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寵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寵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見景丹傳

鄭興

賈逵以附同稱顯相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薮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謂相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使人拘而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旨或同旨音五旨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

亦爲失也○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誤亦失繁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眞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父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

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諸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

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
命從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
雲起須臾大雨至餔時湔水漲水漏起十餘丈
（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
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
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劉攽曰舊本有倒字不合刪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

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
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隱于公山十餘
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
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文夫化
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无幾物故
乃葬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
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
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
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
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

雙

郭憲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郟丘漢改爲新郟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上臨講業且當記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押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

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胷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音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

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灌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餡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曰餡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

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

晨於都官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

到三十里亭兩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兩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訴視說文曰訴亦視也音眞吝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

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

成其業也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爲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求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荆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録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

皐陶政致雍熙○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之穀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録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
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　與臣從
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
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
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
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
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職婦不與人爭利
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

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
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
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
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
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
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絶俗誠社稷
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
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

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

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㕮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者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

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旒宛陵縣丹陽郡旒以舟濟水也馬跣足是以不得速跣跣也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

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三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

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
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
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
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
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
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
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觜觿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

李郃

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
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
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
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
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
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
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
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

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代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

兩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

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檛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

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
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絶志世外專
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
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
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
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
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
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
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
折侯曾孫國爲蠻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
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

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考機

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
樞含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
儀稽耀鉤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
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
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嘘公車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
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
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鄱陽人也篤行好學不羨
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
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
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玩擔賣卜
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
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荷弄禮意不
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

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
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頡自有傳

陳留楊倫見儒林傳 **東平王輔**

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

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

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文章雖美時澈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礼樂二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爲力詆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一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蠻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十二月十七日